

January 1931

## 讀莊初論

Zhongqin HU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黃仲琴(1931)。讀莊初論。《嶺南學報》，2(1)，93-116。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2/iss1/8](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2/iss1/8)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讀莊初論

黃仲琴

## 本編內容

- 一 緒論
  - 二 內外雜篇
  - 三 各篇互證
  - 四 各篇非莊周作者
  - 五 儒家眼中之莊子
  - 六 莊子與易經
  - 七 莊周與楊朱
  - 八 老莊與黃老
  - 九 莊子與道家
  - 十 莊子與佛學
  - 十一 本篇結論
  - 十二 附錄一
- 第一 緒論

莊子一書，雖超乎象外，實得其環中。從前注者百家，各矜一得，而見仁見智，未知其全。比來有就莊子的環境，莊子的時代狀況，莊子的時代思潮，莊子的學派，莊子的個性，莊子的宇宙觀，莊子的人生觀，莊子的政治論，莊子的是非論，莊子的死生論，莊子的養生論，莊子的處世論，莊子的作用論，莊子的安命論，莊子的感情論，莊子的文學，莊子學說的影响；以及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莊子的

名學與人生哲學，種種分別研究者。又有研究其單詞片義，或其一篇者；或專研究其內篇者，是可見莊子之偉大矣！

說莊者，雖多，就我所知者，歸納之，可分三派，以爲代表。

其在從前，大多數謂三十三篇之中，反覆十餘萬言，大旨不外明德道，輕仁義，一死生，齊是非，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而已矣。此一派也。

近來者可分爲二派

一：莊子的哲學，總而言之，只是一個出世主義。因爲他雖然與世人往來，却不問世上的是非，善惡，得失，禍福，生死，喜怒，貧富……一切只是達觀，一切只要「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雖在人世，却和不在人世一樣，眼光見地處處都要超出世俗之上，都要超出「形骸之外」。這便是出世主義。

他的學說，是社會進步和學術進步的大阻力。

一：莊子是宇宙進化之先覺者。不過莊子所看的進化，比近人所看的深一層。莊子觀查宇宙本是進化的，但這種進化，是循著自然的程序。「不思而中，不勉而得」，「不動而化，無爲而成」，純然是任他變成怎樣，就是怎樣，也不要求他，亦不阻止他。假若帶着絲毫的要求或阻止，便是慾望，便是有作爲，便是紛亂的原因，罪惡的種子。

以上三說，我的意見，都未全部贊同。因爲我看莊子之主張，非寂寞，非出世，非退化，亦非放任。試舉下列各証：

大宗師篇云：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於萬物，不爲愛人。

又許由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又藏天下於天下，……是恒物之大情也。

應帝王篇云：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觀上，可知莊子是有入世法，有破壞，有建設。功成不居，有似乎寂寞；循序推進，有似乎退化；還各個人之自由，有似乎放任。此等學說，實有研究之價值。且其主張藏天下於天下，合乎天下爲公之旨，不得以其譏狐不偕等，不自適其適，遂謂其專注意於個人也。

茲將其他所見，並述於下，以請求讀者之教正焉。

## 第二 內外雜篇

莊子一書，漢書藝文志云：五十二篇，無內外雜篇之名。至隋書藝文志始有周弘正撰之莊子內篇講疏八卷，梁簡文帝撰之莊子外篇雜音一卷，莊子內篇音義一卷。可知現行之有內外雜篇之分者，已非漢時所見之本。又史記列傳所舉，漁父盜跖胠篋諸篇，雖因子長紉儒，故特言之。而此數篇之爲重要著作，已可概見。但今本則胠篋列在外篇，盜跖漁父列在雜篇；且有證其僞者，何耶？

董懋策莊子翼評點評盜跖篇，孔子與柳下季節云：「文醜劣太甚矣！太史公聖於文者也，不應不能辨識。豈史遷所見者已亡，而後人又妄託之，遂流傳於世耶？」此說甚是，殆後人因史遷之言，而僞作此數篇。而改編者，以其文之劣，而屏之於內篇之外。至其何以亡，豈在漢代重儒之際耶？

又列傳言畏累虛亢桑子之屬「司馬子貞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卽老聃弟子，畏累鄒氏」。今本無此篇，僅庚桑楚云，有庚桑楚者

，遍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纛之山，是今本與莊子原本異者，多矣！

陸西星云：「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唐書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今篇卷既不同，而世代遼遠，不復得見古人之全書，姑準郭本定爲三十三篇。」是先賢亦以不得原本爲憾也！

道藏本，羅勉道南華真經循本逍遙遊篇，注云：「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固已辨其巧雜，十分有三。今所存三十三篇，東坡蘇氏又黜讓王盜跖說劍漁父。而以列禦寇接寓言之末，合爲一篇。其說精矣！然愚尙謂刻意繕性，亦復膚淺，非真。（參觀本文第四節）宜定爲二十六篇。」是所謂五十二篇，三十三篇者，早有問題在也。

人間世篇，顏回見仲尼節，而况散焉者乎句以下，古逸叢書本莊子注疏，南華經副墨，南華真經正義，方文通南華經解，莊子雪，馬叙倫莊子義證等，皆接葉公子高節。吳澄莊子內篇訂正，則將大宗師篇，顏回曰：回益矣起至丘也請從而後也止，一節，接在而况散焉者乎句之下。是篇中各節，有無錯亂，亦有問題也。

至莊子佚文，輯錄者，馬叙倫天馬山房叢書，於王應麟荊溪林諸人所得之外，復從桓譚新論，仲長統昌言張華博物志張湛列子注謝靈運山居賦自注顧野王玉篇劉孝標世說注梁元帝金樓子釋僧順三破論杜台卿玉燭寶典陸法言切韻虞世南北堂書鈔成玄英老子義疏歐陽詢藝文類聚李賢後漢書注司馬貞史記索隱李善文選注慧琳一切經音義湛然輔行記楊倞荀子注徐堅初學記白居易六帖李昉太平御覽釋慧寶北山錄注陳文耀天中記引戡錄得六七十事，合之舊戡得一百餘事。馬氏自云：「其間或有所疑，輒附所見。然宋以前載籍所引，當猶有可搜獲者：即前列諸書中，許有披覽疏畧，以致漏失者。」由此繼續輯而存之，誠吾輩之責也。

嘗取東方學會印本，敦煌石室碎金所載，羅氏校錄南華真經殘卷，田子方品，第廿一。校通行本，田子方篇。如通行本，「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碎金本，作「夫子步亦步也者，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者，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者，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瞠若乎後也者」前三句，加一者字；後一句，加一也字，意義較完。宣茂公南華經解注此節，謂：也猶者字。不知原有者字也。其他字之不同尚多，限於篇幅，難以盡述。

### 第三 各篇互證

方文通書郭象注莊子後云：莊子外雜篇，皆宗老子之旨，發揮內七篇。而內七篇之要，括於逍遙遊一篇，逍遙遊篇，形容大體大用，而括於至人無己一句，是非莊子之本與莊子一書，是否宗老子之旨，係另一問題。而書中各篇，互相發明，則無疑義。試再述下列三則：——

藝海珠塵本，周金然南華經傳釋云：「諦閱南華，則自經自傳，不自秘也，而千載無人覘破。蓋其意盡於內七篇，至外篇雜篇，無非引伸內七篇，惟末篇自序耳。……………因內七篇為經，餘篇析為：

逍遙遊第一	秋水	馬蹄	山水			
齊物論第二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養生主第三	刻意	繕性	至樂	達生	讓王	
人間世第四	庚桑楚	漁父				
德充符第五	駢拇	列禦寇				
大宗師第六	田子方	盜跖	天道	天運	知北遊	
應帝王第七	肱篋	說劍	在宥	天地		

凡外雜，共二十有六編，其二十四編，總是解內七編。內七編由曠觀，而後忘賓，忘賓而後得主，得主而後冥世，冥世而後形真，形真而後見宗，見宗而後化成，節合珠聯，七編又只是一編。至末寓言編，乃莊子自述其編中之言，有寓，有重，有卮，使人勿錯眼光也。天下篇，乃莊子自叙立言之宗，援引古聖賢，至於百家，各有品第。……」

林雲銘莊子因莊子總論：「逍遙遊，言人心多狃於於小成，而貴於大。齊物論言人心多泥於已見，而貴於虛。養生主言人心多役於外應而貴於順。人間世則入世之法。德充符則出世之法，大宗師則內而可聖。應帝王則外而可王。此內七篇分著之義也。然人心惟大，故能虛，惟虛，故能順，入世而後出世，內聖而後外王，此又內七篇相因之理也。……外篇，雜篇，義各分屬，而理亦互寄。如駢拇馬蹄胠篋在宥天地天道，皆因應帝王而及之。天運則因德充符而及之。秋水則因齊物論而及之。至樂田子方知北遊則因大宗師而及之。惟逍遙遊之旨，則散見於諸篇之中。外篇之義如此。庚桑楚，則德充符之旨，而大宗師應帝王之理寄焉。徐無鬼則逍遙遊之旨，而人間世應帝王大宗師之理寄焉。則陽亦德充符之旨，而齊物論大宗師之理寄焉。外物則養生主之旨，而逍遙遊之理寄焉。寓言列禦寇總屬一篇，為全書收束，而內七編之理均寄焉。雜篇之義如此。」

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其說齊物論云：嗒然如南郭子綦之喪我，猶然如莊周之蝶化，然後與物渾化，而逍遙之遊可遂也。說養生主云：其意自齊物論中，真君透下。說德充符云：蓋充養生處世而至於義之盡者也。說駢拇云：一部莊子，宗旨存在此篇。說馬蹄云：其意自前篇天下有常然生下。說山木云：與人間世參看：說田子方云：與

大宗師參看。則陽云：此篇多有精到之語，却與內篇何異。」

以上三則，所言不必盡同，分疏亦未盡確切。如南華真經副墨，爲明代名著。謂：「莊子宗旨，全在駢拇一篇。末用一句，叫出子媿於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上下俱不爲，則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而道德之正，性命之情，於是乎得之矣。」王益吾莊子集解，於駢拇篇，引蘇輿云：「此篇首云：淫僻於仁義之行；末復以淫僻仁義平列，踳駁顯然。且云：余媿乎道德，莊子焉肯爲此謙語乎？」論各抵觸，蓋陸謂：「此篇，正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參看。」蘇則謂：「周雖悅老！自命絕高。」立論之出發點各殊，主張之結果處自異。然究以蘇說爲長也。

此外有可附述者，胡文蔚刪補南華真經合注吹影約庵外篇十五篇總論云：「外篇者，所以發明內篇未盡之意，七篇可作一篇讀。而十五篇，亦可作一篇讀。其大宗大本，在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八字，大用在無爲而無不爲一句。駢拇，以仁義爲旁枝也。馬蹄，以制度爲傷性也。胠篋，以聖知爲大盜資也。在宥，以治天下莫若無爲也。天地，以君道貴注天地也。天道，以帝道無爲在運而無所積也。天運，以三皇五帝，務如天之應物而無窮也。刻意，以有意尊尙，則德不全而神虧也。繕性，以治性常自然，而無以知爲也。秋水，以水喻性，不得以一曲自足也。至樂，以吾心有真樂，不藉外物以養形活身也。達生，以達生者達命，養神守氣，神生性復，與天地合德，而物累消也。山木，以處才未善，難免於累，惟虛游者，偕逝而無傷也。田子方，以抱道者，正容悟物，斯葆真而不失其常也。知北遊，以無知無謂，始能行不言之教，默契大道也。惟外化，而內不化，始能化化，而不爲



化所化。此莊子合外內，而闡示道妙，注疏老子無爲而無不爲之旨也。」約庵雜篇十一篇總論云：「雜篇大意，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庚桑楚云，聖人貴忘人忘己，不示仁義之跡。徐無鬼云，治天下者，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則陽云，抱道者，見性復命，以天爲師。外物云，聖人抱神，心有天遊。寓言云，假他端以寓意。隨言而隨化。讓王云，化爭之道，莫過於讓，王而可讓，何有於事物。盜跖云，道不同不相爲謀。說劍云，道之所用，無往不利。漁父云，精誠之至，與道合真，可以永銷疵患。列禦寇云，真人其神全，其功內，絕去人爲，而純乎其天也。天下云，自明己之道術，變化不測，非囿於方也。雜篇十一篇，除天下篇，其十篇，亦可作一篇讀」。

吹影所說，雖近陳陳相因，然謂外篇大用在無爲而無不爲，即大宗師所謂：「其心忘，其容寂，其蘊頽，凄然似秋，煖然似春，與物相宜，而莫知其極也。」雜篇大意，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即齊物論所謂「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也。」蓋與「至人無己」一言，同爲莊子書中扼要之語。

#### 第四 各篇之非莊周作者

先秦子書，多屬僞篇，莊子亦所不免，姚際恒古今僞書考云：「蘇子瞻疑盜跖漁父讓王說劍四篇，非莊子作。其言曰：「莊子蓋助孔子者，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嘗疑盜跖漁父，則真若誣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蘇之疑此四篇是也，其用意誤爾。……莊之訾孔，餘尙蘊藉，此則直斥謾罵，便無義味。而文辭俚淺，令人厭觀，此其所以爲僞也。」

宋濂諸子辨，亦謂「盜跖漁父讓王說劍諸篇，不類前後文，疑後

人所勦入。」南華經解如宋說，信盜跖四篇，爲僞作。附有方敦吉識云：「莊子內七篇，爲其宗旨，故各取篇名以命意。外雜篇，則概摘篇首之字爲目。此四篇既列於雜篇，而標題亦不類，并足證其爲僞也。」但南華經解又云：「或者因疑他篇中，亦有後人屬入者，則又一人私見，而未卽莊子之文，熟玩之矣。」謂上述四篇之外，尙有僞作者，其說如下：

莊子因莊子總論云：「刻意繕性，義有所屬而無味。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義無所屬而多疵。昔人謂爲昧者勦入，非虛語也。」莊子集解，引蘇輿云：駢拇下四篇，於申老外，別無精義。蓋學莊者，緣老爲之。且文氣直衍，無所發明，亦不類內篇汪洋俶詭。王氏夫之姚氏鼎，皆疑外篇，不出莊子。最爲有見」。

異乎前說者，譚元春曰：「讓王盜跖漁父說劍，吾定其爲莊作。使非莊作，則駢拇馬蹄諸篇，亦不敢定爲莊作也。予昔評駢拇筋驚肉緩，氣綿力薄，正與四篇文氣不殊。且其說盡於胠篋十數行中，何以復涉是筆。已而思之，曼衍縱深，峭栗華暢，文字之妙，不主一家。且以莊子之奇。而至使人有疑其筋驚肉緩氣綿力薄之文，嗚呼，此莊之所以奇也！自七篇外，不惟不主一家，或亦不出一時。……子瞻之論，既失旨矣！後有謂刻意繕性俱屬，而止定爲二十六篇者，此無目人語」。（路史辯帝堯冢篇，亦不以讓王爲僞）。

譚說僅以文論，根據甚爲薄弱。但僅以文論，盜跖諸篇，實亦與大多數各篇不類也。

近人有據天下篇，曾：彭蒙田駢慎到，齊萬物以爲首。謂齊物論，爲慎到之徒所作者。按天下篇，此節云：「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

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編，教則不至，道則无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諸語。」實可與齊物論互相發明。或者莊子採取慎到一派之學說。然齊物論又涉及白馬指物之說。是以南華真經餘事雜錄，特錄白馬指物二論。究之不得謂齊物論爲公孫龍之徒所作也。

#### 第五 儒家眼中的莊子

朱熹畏壘庵記：「予惟庚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既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謂凡周所稱，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此皆不可攷。獨周之書，辭旨經奇，有可觀者」。既不援莊以入儒，亦不斥莊以自大。晦翁言論，尙能保持學者之態度，異乎楊龜山，謂逍遙遊一篇，卽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也。

其曲爲之說者，蘇子瞻云：「莊子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以至老聃之徒，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晁子止辨之曰：「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以爲莊子陽訾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老耶？宗孔耶？既曰，宗老矣。詎有陰助孔之理也耶？」晁說莊非宗孔，而謂莊乃宗老，亦非知莊者也。

宋濂謂：「其書本老子，其學無所不窺。其文辭汪洋凌厲，若乘日月，騎風雲，上下星辰，而莫測其所之，誠有未易及者。然所見過高，雖帝王經天緯地之大業，曾不滿其一晒。蓋彷彿所謂古之狂者。惜其與孟軻氏同時，不一見而聞孔子之大道。苟聞之，則其損過就中，豈在軻之下哉！……不幸其書盛傳。世之樂放肆而憚拘檢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禮義陵遲，彝倫斃敗，卒蹈人之家國。」濂雖以晉

之清談，爲莊周罪。然觀其惜之之意，亦欲援之以入儒。實不如章氏齊物論釋序謂：「齊稷下先生三千餘人，孟子孫卿慎到尹文皆在，而莊生不過焉。」爲深知莊子也。

其多所互証者，董金鑑序董懋策莊子翼評點云：「讀者，以心齋坐息，論語不載，或疑爲寓言。然孔子言性與天道，及門歎不可得聞。則不言之教，以時行物生爲喻。安知無私淑交者，別有所心領神會，而能言孔子所不言耶？……如知北游篇，無爲謂不答狂屈忘言。眉評卽孔子默識之旨也。寓言篇，孔子行年而六十化。眉評子曰，我非生而知之，此化語也，曰，無知也，此語未嘗化也，然則論語所謂知，卽莊子所謂化也。天運篇，北門成聞黃帝咸池之樂，始焉懼，繼焉怠，終焉惑。眉評顏子仰鑽前後，懼也，欲從末由，怠也，終日如愚，惑也。然則顏子之聞道，猶北門成之聞樂也。○大宗師篇，女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眉評聖人之才盡，而後聖人之道全。故顏子竭才而見卓，才不竭，卓不見。然則顏子之才，卽莊子所謂聖人之才也。秋水篇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眉評此昔者吾友之學問也。則曾子所默契於顏子者，證以莊子，而知顏子有若無，實若虛，卽莊子所謂不聞不得無己也。○至樂篇此以己養鳥，非以鳥養鳥。眉評以鳥養鳥，以人治人，忠恕之道也。○則曾子所默契於孔子者，証以莊子，而知吾道一貫之旨，卽萬物一體之量也。……抑讀大宗師眉評，此篇結末於命，中庸發言於天，明自然之宗也，則以中庸道之大原出於天，證莊子大宗師之義也。又參寥聞之疑始。眉評道無始，聞道者，至於疑而止矣，故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焉，疑也。則以中庸聖人有所不知，証莊子疑始之義也。○外物篇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眉評凡欲屬火，孟子曰：猶水勝火，是也，月爲水之精，月不勝

火，則元精枯矣。此以孟子水不勝火，証莊子月不勝火也。又物之有知也，恃息。眉評孟子日夜之所息，此以孟子所謂息，證莊子所謂息也。」以上單文剩義；皆先存儒家之成見，而後落筆者也。

孟子好辯，而莊子則主張大辯不言；儒家皇皇於三月無君，而莊子則以卿相爲污而不爲。語默出處之不同如此。况莊子譏儒以詩書發冢，胡爲而以莊子爲儒也。王闈運作莊子注序，謂：「儒者號爲污緩繇重，多拘而小成，抱缺守殘，惟名物象數之是求。與莊子絕異。」後又謂：「寓言者，周之自叙也。其所稱孔子老子曾子楊子，又多稱顏回。其篇首言春秋經世。則學孔子，受春秋，具有淵原。殆王氏專治春秋故後有是說耶？」

#### 第六 莊子與易經

梁任公謂：「孔子大同學派，傳於有子，再傳爲子夏子游子張，再傳爲田子方，再傳爲莊子。又云：「得易之傳者，爲莊子。」然古雖稱商瞿受易於孔子，漢書藝文志雖稱易有數家之傳，而自商瞿以下，至漢之田河。傳易者，姓名具存，因無莊子在其間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四，莊屈合詁，提要謂，「以老莊解易，爲晉人附會之失，」是否認莊之出於易也。池北偶談卷廿二，「宋致和中，詔陞老子於列傳之首，尊道德爲大經。令學者與易書等經，分習之」。亦不過視道德經與易並重而已。至陸游渭南集卷十六，洞霄宮碑云：「道爲天地萬物之宗，其書爲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列禦寇莊周關喜之書。」於是莊子與易爲一。（唐李合光著有老子莊子周易學記三卷，未觀其書，無從取以爲証。）

明姜南風月堂雜識莊騷左氏司馬遷條云：「文章自六經語孟之外惟莊周屈原左氏司馬遷最著。後之學者，言理者宗周。……周之言

，出於易。」於是謂周得易之傳矣。清錢澄之撰莊屈合詁，自序云：「著易學詩學成，思所以翊一經者，而得莊子屈原。以莊繼易，以屈繼詩，足以轉相發明。」是又揚其波，與任公同者也。

莊子天下篇云：「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又云：「芴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其於本也，宏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雖所謂充實不可以已，有類於易之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天下篇固視易為鄒魯之士，多能明之書。而視莊子之位置，在易之上。即或立論偶同，不必遂謂其淵源所自。高似孫子略云：「道德三千言，其用則易，莊子則不然，」其言可思也。

漢書藝文志，列莊子於道家。又謂：「道家合於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夫以益謙為言，固淺視乎道家。至謂絕去禮學，兼棄仁義，乃放者之所為。亦未足以知莊周也。

學衡第五十六期，載張式如之言曰：「善言老子者：莫若莊周。周之書曰：建之以常無有。此與易乾坤三名正合，常者超乎有無之外，有無又出於常之中。如易之無方無體，超乎知能之外。而欲見易，不離知能。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建之以常無有句，出於天下篇。天下篇非莊子所作。其言未必為莊子之言。即謂其善言易，遂謂其學出於易，未必然也？

總之，謂莊子出於易者，欲引莊子入於經之中；謂莊子非出於易

者，欲驅莊子出於經之外。皆蔽於尊經之說，足以誣莊子者也。

### 第七 莊子與楊朱

董金鑑莊子翼評點序「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關楊墨，賤儀衍與許行陳相之徒，詳辨不憚煩，而獨不及莊子。此莊子之學，無損於吾儒之明證也。」異乎此說者，黃三武傲居集讀徐注莊子附註云：莊子屢所夷齊曾史，謂其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是即楊子為我之道，先儒謂孟子所楊，即所莊，洵然，觀此，莊子是否即楊子，亦成一問題。

蔡先生著中國倫理學史云：孟子之所謂楊朱，實則莊周，古音莊與楊，周與朱俱相近，如荀卿之亦作孫卿也。又云：孟子稱楊氏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為，與莊周之予無所用天下為相同。北平中國大學，哲學月刊二卷，一號，黃文弼稱楊朱為戰國時人楊朱不即是莊周致，引胡元儀荀卿別傳，謂：「孫卿皆氏，荀卿又稱孫卿，是否為同音之故，尙不能定，未可為楊朱即莊子之旁證。又引莊子駢拇篇，謂「跛跂譽无用之言，楊墨是已，天地篇之失性有五，……………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以證明莊周於楊朱縱欲主義，斥之甚力。豈能認為一人。是楊子即莊子之說，未能成立。

孟子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莊子至樂篇，固言：「无君於上，无臣於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然天地篇，則言：「人卒雖衆，其主君也，」是莊子非主張無君者也。楊氏為我，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曰：今者吾喪我，喪我之程度，尙在為我之上，合莊楊為一，莊子有知，當不樂受，方文通謂孟子為我二字，斷盡老莊，亦近於武斷也。

漢書藝文志，道家，無楊子之名。是楊子之著作，在漢時已無完

善可信之本。然其主張，尙可從他書考之，固不可並其人而埋沒之也。  
。（梁啓超說先秦學派，以老子爲南正派宗，分二支，一支爲莊子，一支爲列子，楊朱，其說可供參攷。）

#### 第八 老莊與黃老

乙巳國粹學報，劉光漢國學發微云：「馬融不應鄧綽之命，自悔非老莊之道。（見後漢書馬融傳），是爲老莊並稱之始。」江璩讀子卮言，論黃老老莊申韓之遞變篇，云：「自漢以前，皆稱黃老，而不稱老莊。以莊並老，實起於魏晉以後。」然司馬遷史記，已合老莊申韓爲一傳，知老莊並稱，在西漢已然，非起於東漢及魏晉以後也。

漢初，雖稱以黃老致治。然關於黃帝著述，漢書藝文志道家所載，如黃帝四經，黃帝銘，黃帝君臣雜黃帝等，今皆失傳。此外今傳者，如黃帝素問陰符經等，又出僞作。是所謂道家之黃帝，已無實證可考。或謂黃乃黃生，又屬非是。吾以爲黃老者，實老莊之變名。試舉其證：

知北遊篇，所託黃帝之言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在宥篇，所託黃帝之事云：「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

觀上：可證明託軒轅之事實，皆所以明南華之本旨，彼倡黃老之



說者，如漢初蓋公之徒，以老莊非身居高位，不足以號召世俗，故不明言莊周而託一傳說中具萬能有權威且能成仙之黃帝，以聳動人主之心。如仲尼之祖述堯舜，許行之爲神農之言。然莊子之本俱在，故後此馬遷馬融之外，魏志之何晏言好老莊，晉書之阮籍及稽康，皆言好莊老。老莊並稱，於今猶然也。

### 第九 莊子與道家

莊子雖列道家，但魏晉之間 僅謂其善談玄理。至唐則一變而爲神仙。蓋唐既祖李耳爲元玄皇帝，老莊爲世俗所通稱，附會者，遂并以莊周爲仙人。於是西華法師成玄英，謂莊周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唐玄宗天寶元年，號莊子爲南華真人。宋徽宗宣和元年，封莊子微妙玄通真君。元順帝至元三年，封莊子南華至極雄文宏道真君。而莊子遂與張道陵爭一席矣。

西華法師，雖以莊周爲仙人，然彼於莊子一書，自謂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矣。其撰南華真經疏序中有云：「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卽寂卽應，既而驅馭羣品，故以應帝王次之。」此雖近於人云亦云，尙不混入飛昇諸說也。

葉德輝跋慎思堂舊鈔本，莊子成玄英疏，有云：「玄英所見六朝

以前古本古書，有出陸德明釋文外者。疏於人名，每詳其字；地名，亦必實證其處。是足補郭注之所畧。其於內篇，養生主，老聃死。疏稱當周平王時，去周西渡流沙，適之闕賓，而內外篇竟無其迹。按敦煌發現之老子化胡經云：「至於照王（當係周昭王），其歲癸丑，（二十五年公歷紀元前一〇二八）便即西度，經流沙至于闕國毗摩城所。」又云：「我昔離周時，西化向闕賓，路由函關。」是足與法師所注，互相印證，而為道教史之參攷材料也。（葉氏又謂雜篇外物「任公子得若魚。」疏稱「若魚，海神也」。又盜跖，「孔子不見母」。疏稱「孔子歷國應聘，其母臨終，孔子不見。」又漁父「孔子遊乎緇帷之林」。疏稱「尼父遊行天下，休息林嶺，其林鬱茂如帷幕」。此皆他書所未見。若其他異文異字疏所稱引，往往有釋文不載者。）

道藏所收注之書，雖甚多種。其中有側重章句者；有側重直音者；不盡取乎談玄也。

#### 第十 莊子與佛學

杭縣馬氏莊子札記言：「莊子與佛學，可謂壘篲相和」。又言：「以佛釋莊者，尚有星西陸氏，累年求書，竟莫之致」。陸書八卷，難以殫述。茲舉數則，以見一斑：

萬曆戊寅，（明神宗六年，公曆一五七八），陸氏自序南華真經副墨，中有云：「若乃斷言語，絕名相，混溟茫沕，迴出思議之表，則竺軋先生，譚之西方，未始相襲也，而符契若合。故予嘗謂震旦之有南華竺西之貝典也。貝典專譚實相，而此則兼之命宗。蓋妙竅同玄，實大乘之秘旨。緣督守中，則衛生之經也。地文天壤，則虛觀之禮也。藏神守氣，則食母之學也。忘言絕慮，則總持之要也。有情有信，則重玄之秘也。無實無虛，則實相之理也。因是，則玄同之德也。忘

我則無相之宗也。生死一條，可不可一貫，則解脫之門也」。

又其讀南華經雜說，中有云：「南華文字中，讀者但當解其所可解，而不致詰其所不可詰，正如禪宗中，謂鹽可食，却不可汝滿口食也」。又云：「南華宗旨，不二法門也，但見有名相分別，心便不喜，以爲竅鑿混沌。又云：「莊子說保始之微，不懼之實，一夫雄入於九軍，佛言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便是演說金剛般若。」又云：「退之原道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亦似有理趣。然以性空真體而言，清靜之中，一物不着，道亦強名而已，安有仁義。定了名相，是爲太虛生閃電也。論大道者，不作是解。佛說金屑雖貴，着之眼中，何殊砂土。意蓋如此」。(陸氏應帝王篇亂辭，首四句曰：齧缺四問，王倪不知，知亦無有，奚以問爲，意可互證)。

又其說知北遊篇云：「此篇所論道妙，斷言語，絕名相，混溟晦昧，迥出思議之表。讀南華者，知北遊最爲肯綮，從此悟入，則人乘法藏，皆可迎刃而解矣」。

比來以佛理解莊子者，以吾所知，若章氏齊物論釋似較陸氏爲精深，如其編首云：「齊物論者，一往平等之談，詳其實義，非獨等視有情，無所優劣；蓋離言說相，離心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乃合齊物之義。次卽般若所云：字平等性，語平等性也。其文既破名家之執，而卽泯絕人法，兼空見相，如是，乃得蕩然無闕」。中又云：「此論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卽於名唯見名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卽無執則無言說也。「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卽於事唯見事，亦卽性離言說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卽於自性假立，唯見自性假立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以無

有爲有」，卽彼事自性相似顯現而非彼體也。〔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卽於差別假立，唯見差別假立也。〔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卽可言說性非有，離言說性非無也。其他勝解，不能備舉。至竊取莊義，以說華嚴者，則不必道也。」

佛乘浩繁，未易盡讀。最低限度，讀莊者對於心經等應有相當之研究。

#### 第十一 本編結論

莊子一書，陳義高，取材廣，不囿於一家。雖距今已二千餘年，其學說之影響，非僅在一時。是以讀莊子者，固不可囿於一家之言，亦不可不讀諸家之注，通百家之旨。而古訓古音，尤爲注重問題。要之，在乎掃除一切支離破碎附會之言，而表現一整個正確之莊子；以解人生問題，宇宙問題。如此，其書在學術之地位，既可證明，莊子之真價值乃見。

在上所述，已覺詞費，茲先作一小結束，其未盡者，容於再論時及之。

#### 附錄一

##### 關於莊子著作

##### 錄入史經籍志

漢書藝文志道家，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隋書經籍志道家，

莊子二十卷，（梁漆園吏莊周撰，晉散騎常侍，向秀注。本二

十卷，今闕。梁有莊子十篇，東晉議郎崔譔注，亡。）

莊子十六卷，(司馬彪注，本二十一卷，今闕)。

莊子三十卷，目一卷，(晉太傅主簿郭象注，梁七錄三十三卷)。

集注莊子六卷，(梁有莊子三十卷，晉丞相參軍李頤注，莊子十八卷，孟氏注錄一卷，亡)。

莊子音一卷，(李軌撰)。

莊子音三卷，(徐邈撰)。

莊子集音三卷，(徐邈撰)。

莊子註音一卷，(司馬彪等撰)。

莊子旨三卷，(郭象注，梁有向秀，莊子音一卷)。

莊子外篇雜音一卷，莊子內篇音義一卷，莊子講疏十卷，(梁簡文帝撰，本二十卷，今闕)。

莊子講疏二卷，(張機撰，亡)。

莊子講疏八卷，莊子文句義二十八卷，(本三十卷，今闕。梁有莊子義疏十卷，又莊子義疏三卷，宋處士李叔之撰，亡)。

莊子內篇講疏八卷，(周弘正撰)。

莊子義疏八卷，(戴說撰)。

南華論二十五卷，(梁曠撰，本三十卷)。

南華論音三卷，莊成子十二卷，

玄言新記明莊部二卷，(梁澡撰)。

舊唐書，經籍志，道家。

莊子十卷，(崔譔注)。

又十卷，(郭譔注)。

又二十卷，(向秀注)。

又二十一卷，(司馬彪注)。

莊子集解(二十卷，李暹集解)。

又二十卷，(王玄左撰)。

莊子十卷，(楊上善撰)。

莊子講疏，(三十卷，梁簡文撰)。

莊子疏七卷。

南華仙人，莊子論，(三十卷，梁曠撰)。

釋莊子論二卷，(李充撰)。

南華真人道德論，(三卷)。

莊子疏十卷，(王穆撰)。

莊子音一卷，(王穆撰)。

莊子文句義，(二十卷，陸德明撰)。

莊子古今正義，(十卷，馮廓撰)。

莊子疏十二卷，(成玄英撰)。

唐書，藝文志，道家，

郭象注莊子十卷，(莊周)。

向秀注，二十卷。

崔譔注，十卷。

司馬彪注，二十一卷。

又注音，一卷。

李暹集解二十卷。

王玄古集解二十卷。

李充釋莊子論二卷。

馮廓莊子古今正義十卷。

王穆莊子疏七卷。

楊上善注莊子十卷。

陸德明莊子文句義二十卷。

盧藏用注莊子內外篇十二卷。

道士成玄英注莊子三十卷，疏十二卷，（玄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永徽中，流郁州，書成。道王元慶，遣文學賈鼎，就授大義。嵩高山人李利涉爲序。）

孫思邈注莊子。

柳縱注莊子，（開元二十年上，授章懷太子廟丞。）

尹知章注莊子，（並卷亡。）

甘暉魏包注莊子，（卷亡，開元末，奉詔注。）

道士李合光老子莊子周易學記三卷，又義畧三卷，（合光揚州江都人本姓弘，避孝敬皇帝諱，改焉。天寶間人。）

張隱居莊子指要三十三篇，（名九垓，號渾淪子。代德時人。）

梁曠南華仙人莊子論三十卷，南華真人道德論三卷。

宋史藝文志道家，

張昭補注莊子十卷。

張烜莊子通真論三卷南華真經篇目義三卷。

郭象注莊子十卷。

成玄英莊子疏十卷。

文如海莊子正義十卷又莊子選一卷。

呂惠卿莊子解十卷。

李士表莊子十論一卷。

守文居銜莊周氣訣一卷。

宋史藝文志補道家，

褚伯秀莊子義海纂微一百六卷，（中都道士。）

補三史藝文志道家類，

南華畧釋一卷趙秉文撰。

莊子集解，李純甫撰。

莊列賦各一篇楊雲翼撰。

右金

吳澄補正莊子。

贍思老莊精論。

右元

元史藝文志道家類，

趙秉文南華略說一卷。

李純甫莊子解。

雷思齊莊子旨義。

贍思老莊精詣。

吳澄南華內篇訂正二卷。

何南卿南華注十三卷。

褚伯秀莊子義海纂微一百六卷，（宋末，杭州道士）。

史明，藝文志，道家，

楊慎莊子闕誤一卷。

朱得之莊子通義十卷。

王宗沐南華經別編二卷。

焦竑莊子翼八卷，南華經餘事雜錄二卷，拾遺一卷。

陶望齡莊子解五卷。



郭良翰南華經蒼解三十三卷。

羅勉道南華循本三十卷。

陸長庚南華副墨八卷。

以上著錄各書，易代之後，既不盡存。卽有存者，或書名歧異，或卷數不同。信乎保存原本之不易，而研究者難得先賢著作之真相也。

其他著錄注莊書目，俟續鈔。

一九，一二，二十，廣州。